DOI: 10.16835/j.cnki.1000-9817.2025203

· 心理卫生 ·

父母积极教养方式与初中生积极学业情绪的关系

陈萍[1], 朋文佳[2], 王文娟[3]

1.蚌埠市教育科学研究所, 安徽 233000; 2.蚌埠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肿瘤内科; 3.蚌埠医科大学精神卫生学院

【摘要】 目的 探讨父母积极教养方式与初中生积极学业情绪的关系及亲子沟通与同伴关系的链式中介效应, 为家庭教育干预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2025 年 3—4 月, 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法, 选取安徽省某市 4 所初中 1 063 名学生进行问卷调查, 使用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量表、青少年亲子沟通量表、同伴关系量表、青少年学业情绪问卷等工具测量核心变量, 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或方差分析, 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父母积极教养方式、同伴关系、亲子沟通与积极学业情绪之间的相关性, 采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父母积极教养方式、同伴关系、亲子沟通对积极学业情绪的影响, 通过中介效应模型及 Bootstrap 法检验链式中介效应。**结果** 班干部、父母文化程度较高及完整家庭学生的积极学业情绪得分更高(t/F 值分别为 7.23, 13.73, 10.67, 4.45, P 值均<0.01); 父母积极教养方式、同伴关系、亲子沟通均与积极学业情绪呈正相关(r 值分别为 0.45, 0.41, 0.38), 且三者对积极学业情绪均具有正向预测作用(β 值分别为 0.24, 0.23, 0.12)(P 值均<0.01)。进一步分析表明, 父母积极教养方式可正向预测积极学业情绪(β=0.40), 也可通过亲子沟通(β=0.07)、同伴关系(β=0.05)及"亲子沟通→同伴关系"链式路径(β=0.04)间接影响积极学业情绪(P 值均<0.05), 总间接效应占比 40.55%。**结论** 父母积极教养可能通过亲子沟通和同伴关系的链式中介路径提升初中生积极学业情绪, 促进教育干预的生态化转归。

【关键词】 法定监护人; 教育; 精神卫生; 情绪; 回归分析; 学生

【中图分类号】 R 179 G 78 G 4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9817(2025)07-0965-05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itive parenting styles and positive academic emotions among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CHEN Ping*, PENG Wenjia, WANG Wenjuan

* *Bengbu Educational Science Research Institute, Bengbu* 233000, *Anhui Province,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itive parenting styles and academic emotions in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s well as the chain mediation effects of parent-child communication and peer relationships, providing a theoretical basis for family education interventions. **Methods** Using stratified cluster random sampling, 1 063 students from four junior high schools in a city in Anhui Province were selected for questionnaire surveys, form March to April, 2025. Core variables were measured using the Short-form Parenting Style Scale, Adolescent Parent-Child Communication Scale, Peer Relationship Scale, and Adolescent Academic Emotion Questionnaire. Group comparison was conducted using t-test or analysis of variance, and Pearson correlat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examine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ositive parenting styles, peer relationships, parent-child communication and positive academic emotions. Multiple linear regression analysis was used to examine the effects of positive parenting styles, peer relationships and parent-child communication on positive academic emotions. A mediation effect model and Bootstrap method were employed to test the chain mediation effects. **Results** Students who were class leaders, had parents with higher education levels, or came from intact families scored significantly higher on positive academic emotions (t/F=7.23, 13.73, 10.67, 4.45, all P<0.01). Positive parenting styles, peer relationships, and parent-child communication were all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positive academic emotions (r=0.45, 0.41, 0.38), and all three positively predicted positive academic emotions (β=0.24, 0.23, 0.12) (all P<0.01). Further analysis showed that positive parenting styles directly predicted positive academic emotions (β=0.40) and also indirectly influenced academic emotions through parent-child communication (β=0.07), peer relationships (β=0.05), and the chain mediation path of "parent-child communication → peer relationships" (β=0.04) (all P<0.05), with the total indirect effect accounting for 40.55%. **Conclusion** Positive parenting styles enhance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cademic emotions through the chain mediation path of "parent-child communication → peer relationships", providing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interventions within the educational ecosystem.

【Keywords】 Legal guardians; Education; Mental health; Emotions; Regression analysis; Students

【基金项目】 安徽省教育科学研究项目(JK23019)

【作者简介】 陈萍(1978-), 女, 安徽蚌埠人, 硕士, 高级教师, 主要从事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教研工作。

【通信作者】 朋文佳, E-mail: pwenjia@126.com

学业情绪作为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体验的与学业活动直接相关的情绪反应，对学业投入、学业成就及心理健康具有重要影响[1-3]。初中阶段正值青少年身心发展的关键期，其学业情绪波动性显著增强[4]。研究表现，初中生积极学业情绪（如放松、平静、满足等）低于小学生[3]。尽管现有研究已关注到家庭环境对学业情绪的预测作用，但对家庭子系统（如亲子互动）与同伴子系统间的跨情境联动机制研究不足[3,5]，可能导致对青少年发展生态系统的片面理解，也限制了教育干预策略的针对性。

发展情境理论强调，个体发展是多重环境系统（如家庭、同伴、学校）交互作用的结果[6-7]。因此，揭示家庭与同伴系统的链式传导机制，是理解学业情绪形成过程的理论必然。本研究以安徽省某市 4 所初中学生为样本，构建“积极教养方式→亲子沟通→同伴关系→积极学业情绪”的链式中介模型，为家庭教育干预提供理论依据。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2025 年 3—4 月，在安徽省某市根据学校优质程度阶梯选取 4 所初中，采用分层整群随机抽样方法，按照样本量取量表条目的 5~10 倍原则，计算最小样本量为 720 人。最终，发放调查问卷 1 073 份，收回 1 073 份，删除答题时间<5 min 的调查问卷 10 份，共有有效问卷 1 063 份。其中，男生 556 名，女生 507 名。研究开始前向所有参与者详细说明研究目的、程序和隐私保护措施并获得书面知情同意，研究过程中严格遵守相关伦理标准，确保参与者的个人信息和回答保持保密性。研究经蚌埠医科大学伦理委员会审批（批号：伦科批字[2020]第 072 号）。

1.2 研究工具

1.2.1 一般人口学资料 采用自编调查问卷获得调查对象的一般人口学资料，包括性别（男生、女生）、年级（初一、初二、初三）、独生子女（是、否）、班干部（是、否）、父母亲文化程度（初中及以下、高中与中专、大学及以上）、家庭情况（完整家庭、单亲家庭）。

1.2.2 父母教养方式量表 采用中文版简式父母教养方式评价量表，该量表由 Arrindell 等[8]编制，蒋奖等[9]完成中文版修订。量表条目共 42 条（父亲和母亲各 21 条），包括拒绝（12 条）、情感温暖（14 条）、过度保护（16 条）3 个维度。本研究中以情感温暖表示父母积极教养方式。每个条目包括从不、有时、经常和总是 4 个选项，分别计分为 1~4 分，总分 14~56 分，总分越高，表示父母积极教养程度越高。本研究中情感温暖分量表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914。

1.2.3 亲子沟通量表 该量表由安伯欣[10]在 Barnes 等编制的亲子沟通量表的基础上进行修订。量表包括 40 个条目（父亲和母亲各 20 条），分为开放性和问题 2 个维度。每个条目采用 1（非常不符合）~5（非常符合）5 级计分，问题维度采用反向计分，总分 40~200 分，量表得分越高，代表亲子沟通质量越好。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941。

1.2.4 同伴关系量表 选用由 Asher 等[11]于 1984 年编制的量表。包括 16 个条目，分为排斥、欢迎和孤独 3 个维度。每个条目采用 1（完全符合）~4（完全不符合）计分，总分 16~64 分，量表分数越高，代表同伴关系越好。本研究中该量表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0.879。

1.2.5 学业情绪量表 选用董妍等[12]于 2007 年编制的青少年学业情绪量表，该量表共 72 个条目，分量表分别为积极学业情绪（积极高唤醒、积极低唤醒）和消极学业情绪（消极高唤醒、消极低唤醒）。积极学业情绪分量表共 30 个条目，每个条目采用 1（完全不符合）~5（完全符合）计分，总分 30~150 分，得分越高，说明积极学业情绪程度越高。本研究中积极学业情绪维度的 Cronbach α 系数为 0.929。

1.3 质量控制 在问卷编制阶段，采用本土化修订量表，通过预调查进行项目分析和探索性因子分析，排除因子载荷低的题目。正式施测时采用标准化机房环境，所有主试均经过统一培训，通过现场讲解标准化指导语明确填写要求，强调匿名性和真实性原则。

1.4 统计学分析 采用 IBM SPSS 23.0 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采用 Harman 单因子检验共同方法偏差，先将父母积极教养方式、亲子沟通、同伴关系和学业情绪 4 个变量的所有项目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本研究中，第 1 个因子所解释的方差占比最大，为 23.08%，小于临界值（40%），说明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13]。经检验资料符合正态性，采用（$\bar{x}\pm s$）进行描述，组间比较采用 t 检验或方差分析。采用 Pearson 相关分析父母积极教养方式、同伴关系、亲子沟通与学业情绪之间的相关性，采用多重线性回归分析父母积极教养方式、同伴关系、亲子沟通对积极学业情绪的影响，方差膨胀因子（variance inflation factor, VIF）用于评估回归模型的共线性。采用 SPSS process 4.2 插件中模型 6 进行链式中介效应分析，采用 Bootstrap 法进行 5 000 次重抽样计算效应量的 95%可信区间（CI）。以 P<0.05 为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1 初中生积极学业情绪情况 由表 1 可知，班干部、父母文化程度较高者、完整家庭初中生积极学业情绪得分均高于对应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 值均<0.01）。

表 1　不同人口学特征初中生积极学业情绪得分比较($\bar{x}\pm s$)

Table 1　Comparison of positive academic emotions scores among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with different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bar{x}\pm s$)

人口学指标	分组	人数	得分	t/F 值	P 值
性别	男	556	103.14±20.32	1.65	0.10
	女	507	101.22±17.24		
年级	初一	454	100.50±20.06	4.17	0.02
	初二	322	104.46±18.55		
	初三	287	102.46±17.22		
独生子女	是	276	102.05±19.29	0.18	0.86
	否	787	102.29±18.81		
班干部	是	628	105.64±17.77	7.23	<0.01
	否	435	97.30±19.47		
父亲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363	98.77±18.96	13.73	<0.01
	高中与中专	336	101.87±17.60		
	大学及以上	364	106.01±19.42		
母亲文化程度	初中及以下	407	99.96±18.54	10.67	<0.01
	高中与中专	318	101.06±19.26		
	大学及以上	338	106.06±18.54		
家庭情况	完整家庭	928	103.02±19.05	4.45	<0.01
	单亲家庭	135	95.51±16.60		

2.2　*初中生父母积极教养方式、同伴关系、亲子沟通与积极学业情绪的相关性分析*　初中生父母积极教养方式、同伴关系、亲子沟通与积极学业情绪得分分别为(38.58±8.82)(49.47±9.01)(125.22±26.62)(102.23±18.93)分,Pearson 相关分析显示,父母积极教养方式与同伴关系、亲子沟通和积极学业情绪,同伴关系与亲子沟通和积极学业情绪,亲子沟通与积极学业情绪之间均呈正相关(r 值分别为 0.41,0.64,0.45,0.40,0.41,0.38,P 值均<0.01)。

2.3　*初中生父母教养方式、同伴关系、亲子沟通与积极学业情绪的多重线性回归分析*　结果显示,通过调整性别、年级、独生子女、班干部、父母文化程度和家庭情况等协变量,父母积极教养方式($\beta=0.24$)、同伴关系($\beta=0.23$)、亲子沟通($\beta=0.12$)与积极学业情绪均有正向关联(P 值均<0.01)。见表 2。

表 2　父母积极教养方式、同伴关系、亲子沟通与初中生积极学业情绪的关联性($n=1\,063$)

Table 2　Associations between parental positive parenting styles, peer relationships, parent-child communication and positive academic emotions among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n=1\,063$)

变量	B 值	标准误	β 值	t 值	P 值	VIF
父母积极教养方式	0.52	0.08	0.24	6.81	<0.01	1.86
同伴关系	0.48	0.06	0.23	7.88	<0.01	1.28
亲子沟通	0.08	0.03	0.12	3.30	<0.01	1.81

2.4　*亲子沟通和同伴关系在父母积极教养方式与初中生积极学业情绪间的链式中介作用分析*　链式中介路径结果显示,父母积极教养方式能正向预测积极学业情绪($\beta=0.40$,$P<0.01$)。将亲子沟通和同伴关系变量纳入回归模型后,父母积极教养方式正向预测亲子沟通($\beta=0.65$)和同伴关系($\beta=0.22$),亲子沟通正向预测同伴关系($\beta=0.25$)和积极学业情绪($\beta=0.11$),同伴关系正向预测积极学业情绪($\beta=0.23$)(P 值均<0.01)。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父母积极教养方式对积极学业情绪的总效应($\beta=0.40$)和直接效应($\beta=0.24$)均有统计学意义,总间接效应有统计学意义($\beta=0.16$)(P 值均<0.01),占总效应的 40.55%。中介效应主要通过以下 3 条路径实现:(1)间接效应 1($\beta=0.07$,$P<0.01$)。父母积极教养方式→亲子沟通→积极学业情绪;(2)间接效应 2($\beta=0.05$,$P<0.01$)。父母积极教养方式→同伴关系→积极学业情绪;(3)间接效应 3($\beta=0.04$,$P<0.01$)。父母积极教养方式→亲子沟通→同伴关系→积极学业情绪。链式中介路径占总间接效应的 25.00%(0.04/0.16)。见表 3。

表 3　父母积极教养方式与初中生积极学业情绪之间关联的效应分解($n=1\,063$)

Table 3　Effect decomposition of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parental positive parenting styles and positive academic emotions among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n=1\,063$)

效应	路径	B 值(95%CI)	β 值	占总效应比例/%
总效应		0.85(0.73~0.97)	0.40	100.00
直接效应		0.51(0.36~0.66)	0.24	59.45
总间接效应		0.35(0.24~0.46)	0.16	40.55
间接效应 1	父母积极教养方式→亲子沟通→积极学业情绪	0.16(0.06~0.26)	0.07	18.13
间接效应 2	父母积极教养方式→同伴关系→积极学业情绪	0.11(0.07~0.16)	0.05	13.10
间接效应 3	父母积极教养方式→亲子沟通→同伴关系→积极学业情绪	0.08(0.05~0.12)	0.04	9.32

注:模型调整性别、年级、独生子女、班干部、父亲文化程度、母亲文化程度和家庭情况;P 值均<0.01。

3　讨论

本研究结果显示,父母积极教养行为不仅直接影响子女的积极学业情绪状态,还通过改善亲子互动质量、促进同伴关系发展的双重路径间接发挥作用,其中“亲子沟通→同伴关系”的链式中介路径占总间接效应的 25.00%。这一发现为理解家庭系统与同伴系统在学业发展中的协同作用提供了新视角,同时为教育干预的生态化转向提供了实证支持。

本研究显示父母文化程度较高的初中生积极学业情绪得分较高,高文化程度父母倾向于采用民主型教养方式,通过认知激活策略(如引导问题解决而非直接干预)培养子女的学习自主性[14]。此外,高文化程度的家庭普遍具备更强的教育资源配置能力,可能

会更积极地参与孩子的教育培养过程,表现在不仅能提供丰富的学习材料,更善于营造浸润式学习环境,这种文化资本的积累可提升学生的学业自我效能感[15-16]。班干部相较于非班干部表现出更高的积极学业情绪,班干部在履行职务过程中通过参与班级事务,与教师和同学间频繁的互动,有利于增强胜任感和自我效能感,这种心理需求的满足直接激活了学习动力。完整家庭初中生相较于单亲家庭表现出更高的积极学业情绪,可能是由于完整家庭的双亲支持系统通过协同教养模式为子女提供更稳定的学业情感支持,单亲家庭可能由于精力受限、经济压力等原因引发亲子互动减少或情感疏离,进而削弱学生的学业情绪调节能力[17]。

本研究发现父母积极教养方式对初中生积极学业情绪具有正向预测作用,与以往的研究结论一致[17-19]。有研究表明,不同家庭教养方式对中学生学业情绪存在影响。专制型教养因过度控制削弱学生自主性,溺爱型教养导致自我调节能力缺失,忽视型教养造成情感支持缺位,这三类教养方式均易引发负面学业情绪。相较而言,积极教养方式通过平等沟通、情感温暖与适度引导,能有效促进学生形成积极学业情绪[20]。

亲子沟通的中介效应表明,父母通过高频次、高质量的互动可以帮助青少年建立适应性情绪调节策略,从而提高积极学业情绪。例如,家庭对话中的共情回应能够缓解初中生学业焦虑,而问题导向的讨论可提升学习效能感[21]。这一过程与“情感脚手架”理论一致,即父母通过情感支持为子女搭建应对学业挑战的心理框架[22]。此外,亲子沟通正向预测初中生同伴关系,说明家庭互动中培养的社交技能(如冲突解决、情绪表达)可迁移至同伴交往中。同伴关系的中介效应表明了同伴群体对积极学业情绪的影响,这一观点与前人研究[23-24]结论一致。良好的同伴关系通过社会支持、情绪感染等机制促进初中生积极学业情绪,反之消极的同伴关系则可能引起孤独感和低联系感,导致消极学业情绪的产生[23]。“亲子沟通→同伴关系”的链式中介路径表明了家庭系统与同伴系统的动态关联。父母通过高质量的亲子互动培养子女的社交能力,使其在同伴群体中更易建立支持性关系,从而形成“家庭赋能-同伴支持-积极学业情绪提升”的良性循环。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首先,横断面设计无法严格验证因果关系,未来可采用交叉滞后设计或干预实验强化因果推论;其次,样本局限于同一城市初中生,可能限制结论的普适性,后续研究应增加农村样本和跨文化间比较;再次,同伴关系的测量未区分线上/线下互动,而数字时代青少年的社交模式已发生深刻变革[25],可能是重要的调节变量。

利益冲突声明 所有作者声明无利益冲突。

参考文献

[1] 刘影, 柴晓运, 桑标, 等. 情绪抑制和表达与青少年学业情绪的关系:优势和劣势情境的差异[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24, 32(6):1318-1322,1338.
LIU Y, CHAI X Y, SANG B, et al. Relationship between emotional suppression/expression and academic emotions in adolescents: differences between outperformance and underperformance situations[J]. Chin J Clin Psychol, 2024,32(6):1318-1322,1338.(in Chinese)

[2] 陈秀梅, 吴朝冬, 马振, 等. 中学生学习投入与学业情绪的关系:一项潜在剖面分析[J].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 2024,46(6):132-138.
CHEN X M, WU C D, MA Z, et 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learning engagement and academic emotions: a potential profile analysis[J]. J Tangshan Norm Univ, 2024,46(6):132-138.(in Chinese)

[3] 徐媛. 父母教养方式对中小学生学业情绪的影响:心理韧性的中介作用[D]. 南京:南京师范大学, 2022.
XU Y. The impact of parenting styles on academic mood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the mediating role of mental toughness[D]. Nanjing: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2022.(in Chinese)

[4] 韩盈盈. 初中生父母教育参与、学业自我效能感与学业情绪的关系及干预研究[D]. 石家庄:河北师范大学,2023.
HAN Y Y. A study on the relationship and intervention of parental education participation, academic self efficacy, and academic emotion among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D].Shijiazhuang: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2023.(in Chinese)

[5] 王健. 家庭教养方式对中学生学业情绪的影响:心理资本的中介作用及干预研究[D]. 重庆:西南大学,2022.
WANG J. The influence of family parenting style on middle school students' academic emotion: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capital and intervention research[D]. Chongqing: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2022.(in Chinese)

[6] 张文新, 陈光辉. 发展情境论:一种新的发展系统理论[J]. 心理科学进展, 2009,17(4):736-744.
ZHANG W X, CHEN G H. Developmental contextualism: an instance of development system theories[J]. Adv Psychol Sci, 2009,17(4):736-744.(in Chinese)

[7] LERNER R M, THEOKAS C, BOBEK D L. Concepts and theories of human development: historical and contemporary dimensions[M].5th ed. Mahwah, US: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Publishers, 2005:3-43.

[8] ARRINDELL W A, SANAVIO E, AGUILAR G, et al. The development of a short form of the EMBU1 Swedish acronym for Egna Minnen Beträffande Uppfostran ("my memories of upbringing").1: its appraisal with students in Greece, Guatemala, Hungary and Italy[J]. Person Individ Differ, 1999,27(4):613-628.

[9] 蒋奖, 鲁峥嵘, 蒋苾菁, 等. 简式父母教养方式问卷中文版的初步修订[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10,26(1):94-99.
JIANG J, LU Z R, JIANG B J, et al. Revision of the short-form Egna Minnen av Barndoms Uppfostran for Chinese[J]. Psychol Dev Educ,

2010, 26(1): 94-99. (in Chinese)

[10] 安伯欣. 父母教养方式、亲子沟通与青少年社会适应的关系研究[D].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 2004.
AN B X. Parenting style, parent-adolescent communication and their effects on adolescents' social adjustment[D]. Xi'a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2004. (in Chinese)

[11] ASHER S R, HYMEL S, RENSHAW P D. Loneliness in children [J]. Child Develop, 1984, 55(4): 1456-1464.

[12] 董妍, 俞国良. 青少年学业情绪问卷的编制及应用[J]. 心理学报, 2007(5): 852-860.
DONG Y, YU G L. The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an academic emotions questionnaire[J]. Acta Psychol Sin, 2007(5): 852-860. (in Chinese)

[13] 周浩, 龙立荣. 共同方法偏差的统计检验与控制方法[J]. 心理科学进展, 2004(6): 942-950.
ZHOU H, LONG L R. Statistical remedies and control methods for common method biases[J]. Adv Psychol Sci, 2004(6): 942-950. (in Chinese)

[14] 周小芳. 父母教养方式对青少年学习成绩的影响[D]. 成都: 西南财经大学, 2020.
ZHOU X F. The influence of parenting style on teenagers' academic performance[D]. Chengdu: Southwestern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20. (in Chinese)

[15] 赵崧媛.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初中生学业成就的关系: 链式中介模型[D].南宁: 南宁师范大学, 2022.
ZHAO S Y.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a chain mediation model[D]. Nanning: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2022. (in Chinese)

[16] 崔宁, 张生, 王雪. 积极学业情绪的影响因素与增强策略[J]. 教育探索, 2025(2): 83-87.
CUI N, ZHANG S, WANG X.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enhancement strategies of positive academic emotions[J]. Educ Explor, 2025(2): 83-87. (in Chinese)

[17] 毕晓明. 正念教养对大学生积极学业情绪的影响: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J]. 黄山学院学报, 2024, 26(4): 118-122.
BI X M. The impact of mindful parenting on positive academic emo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moderate mediating effect[J]. J Huangshan Univ, 2024, 26(4): 118-122. (in Chinese)

[18] 唐甜, 王雨, 巩芳颖, 等. 家庭教养方式与中国青少年积极发展的关系: 系列元分析[J]. 心理科学进展, 2024, 32(8): 1302-1319.
TANG T, WANG Y, GONG F Y, et 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ing styles and positiv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dolescents: a series of Meta-analytic studies[J]. Adv Psychol Sci, 2024, 32(8): 1302-1319. (in Chinese)

[19] 张迎. 父母教养方式对初中生学业成就的影响研究[D]. 大连: 辽宁师范大学, 2022.
ZHANG Y. A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parenting style on academic achievement of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D]. Dalian: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2022. (in Chinese)

[20] 张素杰. 中学生学业情绪的影响因素及调节策略[J]. 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 2020(27): 72-74.
ZHANG S J.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regulating strategies of secondary school students' academic emotions[J]. Ment Health Educ Prim Second Sch, 2020(27): 72-74. (in Chinese)

[21] GAO F, XU C, LÜ Q, et al. Parent-child communication and educational anxiety: a longitudin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common fate model [J]. BMC Psychol, 2024, 12(1): 594.

[22] GOLDSTEIN L S. The relational zone: the role of caring relationships in the co-construction of mind[J]. Am Educ Res J, 1999, 36(3): 647-673.

[23] KWON K, LÓPEZ-PÉREZ B, SHIM S S, et al. Mediating effects of peer experiences between children's emotionality and academic functioning[J]. J Appl Dev Psychol, 2022, 80: 101415.

[24] 卢亚东. 初中生学业社会比较对学习焦虑的影响: 学业自我效能感和同伴关系的作用[D].太原: 山西大学, 2023.
LU Y D. The influence of academic social comparison on learning anxiety in junior high school students: the role of academic self-efficacy and peer relationship[D]. Taiyuan: Shanxi University, 2023. (in Chinese)

[25] 王倩倩. 数字技术与社交媒体背景下的青年社交变化探索: 基于MBTI 的分析[J]. 高校辅导员学刊, 2025, 17(2): 68-74, 99.
WANG Q Q. Exploring youth social interaction changes in the context of digital technology and social media: an MBTI-based analysis[J]. J Coll Adv, 2025, 17(2): 68-74, 99. (in Chinese)

收稿日期: 2025-04-28　**修回日期**: 2025-05-19　**本文编辑**: 王苗苗

(上接第 964 页)

[20] 师玲艳.大强度运动对心率变异性与心率恢复的影响及其与 VO_{2max}的关联性研究[D].西安: 陕西师范大学, 2022.
SHI L Y. The effect of high-intensity exercise on heart rate variability and recovery, and its correlation with VO_{2max} [D]. Xi'a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2022. (in Chinese)

[21] 辛文娟, 蒋东云, 冯富生, 等.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体质健康的现实审视与推进路径[J].体育科技, 2024, 45(5): 151-153.
XIN W J, JIANG D Y, FENG F S, et al. The realistic examination and promotion path of integratingsports and education to promote the physical health of adolescents[J]. Sports Sci Technol, 2024, 45(5): 151-153. (in Chinese)

[22] 曹迎东, 崔珍逖, 任静婕, 等."健康中国 2030"背景下我国青少年体质健康的影响因素及提升路径[J].职业教育, 2023, 22(1): 69-72.
CAO Y D, CUI Z T, REN J J, et al.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and improvement path of physical health of Chinese adolescent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Healthy China 2030[J]. Vocat Educ, 2023, 22(1): 69-72. (in Chinese)

[23]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年)》[N].人民日报, 2025-01-20(006).
The Central Committ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the State Council issuing the Outline of the Plan for Building an Education Strong Country (2024-2035) [N]. People Daily, 2025-01-20 (006). (in Chinese)

收稿日期: 2025-03-20　**修回日期**: 2025-05-27　**本文编辑**: 孙曼莉